

御註王德如天乃能行道○御疏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河上公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榮曰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成疏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御註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御疏道乃久殁身不殆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殁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殁身不殆○河上公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榮曰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成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相符故義說為久

殁身不殆  
御註同天行道則終殁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上公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

者純俗道德弘遠無殊無故與天地俱沒而不危殆也○榮曰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成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與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唐玄宗御註牙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漆陽強思齊纂

太上知章第十七太上章所以以

極妙本動物起情故次此章顯應感  
隨時從本降迹此章中分為二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第二款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齊當代皆遊至道不事文章十二帝  
之安時數萬年之流美上自為主無  
事無為上下無知不相觀事人如野  
鹿若若探枝俗成大道之機物故華  
骨之野真氣萬厚飲和與道性  
之自然純太外之皆一其齊遠其心  
真何以致之實  
極無為之力也

太上知有之

節解謂上知泥丸下知丹田杜牧會經官  
閉心握固元氣流行耳聞神聲下知腹鳴  
行一御之即有鐘鼓之聲也○御註太上  
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  
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德而  
稱焉○御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

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

而不臣事實朴淳也若不知者沒而無謚法者號之曰皇○榮曰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成疏太上

上即是人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神返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貌殊致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

所由也

其次親之舉之

御疏太上之君沒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舉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

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載之後故爾○河上公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舉之○嚴曰人樂為主曰帝也○節解親之者謂魂譽之者謂魄○榮曰下德之君有為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成疏曰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情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罪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也○御疏黃帝堯舜氏沒下及三五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讓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為寒心○河上公曰其次畏之

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嚴曰嗟之嘆之故謂之王○榮曰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

此下古之化也○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馳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猶其貴言  
御註親之舉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也○御疏此覆釋親之舉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仁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

御註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也○御疏此覆釋畏之侮之也百姓畏君之教今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今下有此不信之人耳○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榮曰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成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517-5

耳○河上公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夫自然也○榮曰此中占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成疏世俗浮偽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大罪障滋深也

第二欺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御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執為樸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仁施也○河上公曰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榮曰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前曆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觀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成疏亭

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須荷聖恩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明德本與步本斯隱故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偽詐之源第三辨忘孝之為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王沈說以結隱道廢于戈事與數則赤血到心則則曰兵起首大道既廢天下崩離兵起以成國亡驅之者以樸樸絕命失道之義其在後乎則知聖治無為玄風長扇萬物不親其親陳一物之納惟帝百姓之重辰榮云榮云雖欲何為惟云惟云雖欲何為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潤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伐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耳○御疏大道者代俗澆漓人人淳競玄晏之風斯派穉清之化不存夫夫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蹶躅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

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也○河上公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則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榮曰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謙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與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踈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與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與廢○成疏

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照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偽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偽 御註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不可信然○御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

俗制典以詰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弄竊斗斛則失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河上公曰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

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榮曰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為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成疏智慧

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遠竊聖智以為偽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中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御註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御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慈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入覆出顧

人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河上公曰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救養也○榮曰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

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國家昏亂有忠臣

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註太平之時上下皆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御疏忠者人

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士之獲進親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斯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序無非作又然

後忠孝之名息淳朴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朴乎○河上公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上下各自

潔己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眾星失光也○榮曰義農之時未闢股肱之節築約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

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成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舉美於商紂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以此章勸絕聖智反歸至道今就此章中委分三初學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三略問要門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夫懷道之君樂心內照則體方地而生育法圓象而貞明絕代上之

1 013 A A 17-1

聲塵括象中之妙音去人間之智行  
物外之心光靈音覆於天雖身備機  
使巧偽絕於人倫忠孝歸於天德行  
三者而自足豈獨四而多  
聞見素少思後為明成也

###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  
智詐之用則人淳朴淳朴則巧偽不作無  
為則矜狗不行人叶天和物無失性是有  
百倍之利○御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  
者凡俗矜狗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狗  
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迹坐令喪  
本故皆絕棄之而全其淳朴天和既暢矜  
狗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河上公曰絕  
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像倉頡作  
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反無  
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禁曰聖者  
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  
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  
夫聖人合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  
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  
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

來今言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  
也○成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  
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  
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  
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之類是也

###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  
大孝慈矣○御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  
此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  
所謂玄同人無私親皆慈孝也故理至則  
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  
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  
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  
慈矣○河上公曰絕仁棄義絕仁之恩惠  
也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  
禁曰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  
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棄歸天性  
之孝慈也○成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迷之  
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  
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

王之遠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則曾史之行  
天下皆仁

###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絕  
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  
賊矣○御疏絕巧者絕彫琢非法淫過之  
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  
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絕巧則人不爭棄利  
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故云無  
有○河上公曰絕巧詐偽亂真棄利寔貪  
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  
○禁曰攬工倭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  
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  
棄實無利寧有盜乎○成疏絕異端之巧  
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云神  
農時巧人工倭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御註此三者但今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  
此文不足垂教更今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御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今有所屬者謂下文見素等是也○河上公曰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故今有所屬當如下

句○榮曰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今立行也○成疏三者謂前三絕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今有所屬

成疏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

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御註見真素守薄朴少私邪寡貪欲也○御疏欲求絕聖棄智則當見真素欲求絕仁棄義則當抱質朴欲求絕巧棄利則當

少私邪寡貪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河上公曰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質朴以視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當知足也○

榮曰朴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朴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成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聖智以明達累故以此章運於因果為五則第一勸今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溺第三此列養生執德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第五獨顯聖人悟道

第一勸今絕學示美惡不殊

中極境方科之內真言宜當貯玉虛之真存仙唱沖神金書而遊登寶庭於清靈南瑞氣所以長城任秋水而自波置春壺而不取誠任秋水安分內之真對惡惡而雙志兼作阿而而絕道伴人事驅除代塵莫礙於境大聖來此故抱而去之

絕學無憂

御註絕有為俗學則得朴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患也○御疏絕學者絕有為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絕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為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其復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心行未為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

河上公曰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嚴曰俗學則專辯責知群居黨議吉人得之以益凶人得之以損天地之內吉人寡而凶人衆故學之為利也淺而為害也深夫凶人之為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翱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絕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

榮曰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於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之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為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

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成疏憂累患也

013 A 4 17-4

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惠累斯盡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則恭應阿則慢摩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摩則惡喻俗學

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  
豈復相去遠也○御疏唯摩也禮曰先生  
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摩也漢書曰不誰何  
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  
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絕否在於心  
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  
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  
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  
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河上公曰唯  
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  
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  
者稱譽惡者諫誨能相去何如疾時惡直  
用佞耶○榮曰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  
為善乖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  
慮俱遺任真則萬慮皆適實亦無逆無順

不美不惡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  
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  
禮愜心謂之為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  
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此則智者  
翻聞於不智賢者到愚於不賢故曰相去

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定益之則憂失  
進智以狗美譽飾偽以為惡事雅不同失  
均也故曰相生幾何也○成疏唯之與阿  
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  
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遠違  
順妄生喜惡聞唯則善聞阿則噴不知唯  
阿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  
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  
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  
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  
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惠累之本絕之所以  
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凡人所畏者慢與惡善士所畏俗學  
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御疏  
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  
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  
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

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也  
○河上公曰人之所畏人謂道人所畏者  
畏不絕學為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今色殺  
仁賢也○榮曰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  
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  
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  
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反莽莽欲出  
無期○成疏學人之所畏謂生死及諸塵  
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絕學示善惡皆  
空恐滯斯文遂滌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第三汎列眾生耽染之狀  
荒兮其未央哉  
御註若不畏絕俗學則眾生正性荒廢其  
未有失止之時○御疏荒荒廢也慢惡為  
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

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止時詩曰  
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  
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河上公曰世俗人荒亂欲學為進文未  
央止也○成疏荒是眇恭歎其久遠央是  
盡義登其未息言眾生滯滯之心其日固  
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註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  
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御疏熙熙者情

欲溪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也夫  
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  
如饑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怡容之春  
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牛羊豕也春臺所  
以為愛著謂其升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  
陶然易淫蕩也故曲詩云春日遲遲採繁  
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河上公  
曰衆人熙熙熙熙淫佚多情欲如享太牢  
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  
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

佚○榮曰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  
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現名聲縱情以昏  
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  
不知爽之有日遂欲老而愈溢勞形困而  
不休仍自欣欣以為悅樂也○成疏言耽

涂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  
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主  
欣愛聲色情滌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  
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  
適其心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御註我獨泊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如彼  
嬰兒未能孩孺也○御疏我者老君自稱  
言我畏絕俗學學道合和獨能泊然安靜  
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  
如彼嬰兒未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  
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河上公曰  
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  
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

蒼偶人時○榮曰聖人言衆人馳騫於有  
為之境為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為之  
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  
不知淫佚之精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

狀言聖人雖處俗塵而心知寂魄不為前  
境之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  
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  
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深不  
涉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  
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上  
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  
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御疏乘乘運  
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  
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泊然安靜乘流則逝  
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  
汲也○河上公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  
就

015 x 8 11-1



衆人皆有餘

御註就着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  
光大○御疏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  
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為有  
餘我獨損之未常疑滯心無愛添故若遺

忘○河上公曰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  
為詐○榮曰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  
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  
為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滌  
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成疏衆人皆有  
餘我獨若遺衆生滯有故耽滌有餘聖者  
體空獨遺棄不取

而我獨若遺

御註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河上公曰  
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  
純純故若遺爾○御疏言我於諸法中體  
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如愚人之心也哉  
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曰若遺爾○

河上公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  
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  
分別○榮曰俗人愚也自以為智或於情  
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  
靜純白日以生也○成疏純不雜也聖智  
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

俗人昭昭

御註矜巧智也○御疏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者自矜街巧  
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  
施教法以繩下也悶悶者寬大之意也所  
以昭昭矜街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  
與有為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河上公  
曰明且達也○榮曰不知強言知內明於  
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成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  
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  
而韜光匿曜故若昏

我獨若昏

御註自韜晦也○河上公曰如暗昧也

榮曰知如不知如將聞也

俗人察察

御註立法制也○河上公曰急且疾立法  
制也○榮曰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  
失之路也○成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  
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  
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逐聖  
智空無體知虛幻恒自閑靜

我獨悶悶

御註唯寬大也○河上公曰悶悶無所割  
截也○榮曰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  
曰悶悶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寂兮絕於俗學  
似無所止著○御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  
常若昏昧而心寂兮曾不愛添於法無住  
故似無止著爾○河上公曰忽若晦我獨  
忽忽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寂兮似無  
所止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  
神域○榮曰德宇恢恢心臺澹澹猶如大

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成疏  
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  
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  
疑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止也

眾人皆有以

御註眾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  
意○御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  
耽滯遠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分別有  
鄙陋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  
實了悟故云似爾自眾人熙熙已下皆對  
明也○河上公曰以為也○榮曰用有為  
也○成疏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眾人  
滯於欲境未曾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  
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會無分別既不見是  
亦不見非類彼頑愚若益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頑似鄙  
御註頑若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  
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河上公曰我  
獨頑似鄙獨無為似鄙以若不達○榮曰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

御註人有情欲我無愛源人與道反我與  
道同也○御疏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  
母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

絕學之凡人也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源  
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  
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河上公曰我獨  
與人異○榮曰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食  
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  
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眾生有為  
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為之藥故有  
為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  
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成疏獨異  
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  
而分別我獨忽昧而忘懷分別故愛源於  
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  
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管欲爾故  
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

比如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  
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  
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  
文則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  
遷云老君五千餘言則明理謂而息言不  
必以五千為定略也○御疏老君戒人守  
撲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  
之奔競今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  
貴求食於母○河上公曰食用也母道也  
我獨用道也

道德真經玄德集疏卷之五

此五

子